

2020社會學年會發表

從大寫的族名到日常文化的自我觸發—
葛瑪蘭族的實踐之路

輔大社會四 陳諺樑 Utay

部落與國家

- pateRungan(巴特虹岸)：船停泊靠岸的地



噶瑪蘭族 # 豐濱鄉 # 香蕉絲工藝

部落與國家



族群委員事件

我坦白跟他講，我的外婆是葛瑪蘭，純種葛瑪蘭，我還不敢講說我是葛瑪蘭，因為我會講這個母語，我才真正知道我是葛瑪蘭，我只有這樣的認知。.....，我們家族都認為說，我比你大了，我是長輩級了，我都不敢講我是葛瑪蘭，是這樣的問題。.....我就只能這樣講而已啦，謝謝。-W部落大哥

族群委員事件：還我族群尊嚴

認同有很多種，「自我認同」是一種，「群體認同」是一種，還有一種是根據血緣的「法律登記認同」。今天，影片中大家發言不認同陳科睿是噶瑪蘭族？為什麼？因為，除了是法律登記的噶瑪蘭，更重要的還有生活的噶瑪蘭、文化的噶瑪蘭、公共事務的噶瑪蘭。- 芭達達麼斯padadames聯盟聲明書

從證明我們葛瑪蘭存在 到
我們葛瑪蘭如何存在

成為葛瑪蘭作為一個學習的過程

認同於就是開始去學習部落生活學！

什麼東西都要學，學語言、學唱歌、學知識、學技能、學編織、學聽故事、然後要講故事，大家除了認真、用心的去學習，努力學以致用並回饋給任何一個小朋友或是長輩。

所以又該如何理解當今部落族人正在做的事情，其實就是從認識自己、認識自身文化，然後勇敢走出去講述。-U族語老師

返鄉、尋根意義的再思考

邱韻芳(2020)，當主流社會、新聞媒體給予返鄉青年無比的鼓勵與讚揚之時，更多的青年想做的其實只是想簡單的回到部落，在日常生活中身體力行，摸索如何成為原住民。

說故事的人

瀕危/復振

- 不是因為瀕危所以要復振，反倒是因為知道復振極不可能，所以透過瀕危，來喚起復振的意識，好似我們仍能夠重返甚麼。

死亡/傳承

- 永恆觀念總是從死亡裡汲取最豐沛的泉源。

—Walter Benjamin

說故事的人

在我奶奶一直述說、一直述說，可是還好一直有那個記憶在裡面啦，其實我們的**記憶力**是非常的棒，可是**忘記力**也是很高。

—W 部落大哥

即便記憶與遺忘總是一起出現，然而在每一次的述說中所帶來的重新體驗，便是使得文化知識得以再次被認識的重要關鍵，由此族人們可以開始去想像傳統，試著體驗老一輩所走過的，用自己的生命思考祖先的智慧中，蘊藏了何種道理？而又是否真有其道理。

說故事的人

我所觀察到的是在日常生活中，當族人開始去回憶、思念長者過去如何生活時，就如班雅明所說：**死亡在這時賦予了說故事者權威**。於是族人得以開始去想像傳統、進行意義的重新編排，在每一次述說故事的同時，就是延續文化的實踐，更是觸發族人為何以及如何得以去行動與宣稱自己是葛瑪蘭的重要條件。

wanay 謝謝大家

f132435@gmail.com